

谷正倫先生在甘肅

趙龍文

青青左公柳(註一)，誰拂彈箏袖(註二)？隴水向東流，隴雲日暮愁！

一般人以為谷正倫紀常先生，很嚴肅，不苟言笑；實則他過人之處，是誠懇，是表裏如一。

誠懇！誠可感人，能動人，從二十九年到三十六年，我們始終生活在一起，工作在一起。大概晚上七八點鐘，低沉的電話聲音來了，「有空嗎？來談談好嗎？」節園官舍有兩張帆布躺椅，好像始終為我們而設。坐下來，一談就談到深夜。賢慧的谷夫人，早已預備消夜的點心。所談的不外乎國家大事，談治安，談糧政，談民政，談財政，談建設，……可是從來沒談到私人的事！好像每一秒鐘都是「乃心國事」。每一個神經細胞都是為國事而存在？我很有幸遇到這樣一個「公而忘私」的人！

我很佩服胡宗南將軍，佩服他意境之高，一塵不染。谷先生呢？却是「至誠無息」，「純亦不已」。

中庸裏講，「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」又說，「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。博厚，所以載物也；高明所以覆物也。」在沒有成物以前，一定要經過能否載物覆物的試煉，而後阻力可以減少，效果可以增大。甘肅是不簡單的：一個省，分成若干勢力範圍。如果一位主席，看到小的，看不到大的；看到問題的表面，看不到問題的裏面。處理起來，是非常棘手的。一件事糾紛起來，當先看清病源，絲毫大意不得。我很佩服谷先生對於幾件大事的處理，從這幾件事體

會到載物覆物的意義。

民國三十年年初，我們才到甘肅一個多月，南部拉卜楞保安司令黃正清，一連來電報告急，說青海軍隊侵入甘肅境內，請派軍隊防阻，或派飛機偵察實況。這時戰區長官在西安，省府幕僚已經擬稿電請中央派飛機偵察，谷先生說，「我們不能以地方歧見，上煩中樞，應該以兩省政府協調方式，解決問題，以免中樞西顧之憂。」有人說，「倘使青海軍隊侵入甘省南部，怎麼辦？」他說，「馬主席擁護中央，支持抗日聖戰，寧肯內閣？」終於撤去電稿，派員赴青海省府，面商馬主席，撤回騎兵。

三十年暮春，固原發生回匪變亂，匪首劉子羽馬老福藉詞抗拒征糧征兵，裹脅三萬餘人，搶掠驛馬，竄擾會寧、定西、靜寧、秦安、清水、臨洮、渭源、隴西、通渭各縣，全省騷然，國軍入隴剿匪，谷先生以洮西各縣，為回民聚居之中心，亦即青海、寧夏二省主席之家鄉。鑒於縮小範圍之重要，建議戰區長官，「不准一兵一卒過洮河。」使回匪不致擴大，易於救平。俾爾後五年，能從事建設，洵屬西北地方之大幸也。

天寶鐵路，山洞過多，凌君竹銘主持其事，實費周章，行政院以財政理由，下令停工。竹銘來省，商安置豫籍難工。先生說：「甘肅民生問題，最重要的是交通水利。如果寶天鐵路今天停工，交通問題如何解決！」馬上與朱長官會銜電請委員長改變決策。但行政院既然決定，翻案

是不容易的。谷先生這番措詞，卻從軍事着眼。

他說：「洮匪東竄，天水震動。豫籍路工二萬餘人，一旦失業，勢必驅而為匪。進擾陝南，則川陝阻絕，影響抗戰大局。」那時候，抗戰基地，一為西北，一為西南。而聯絡此兩大基地，只靠一條川陝公路。如果川陝阻絕，問題何等嚴重！但此又絕非危詞聳聽。按那時回匪的聲勢，如果煽動失業的路工，立刻可以造成燎原之勢。最高當局，如何不觸目驚心！這個電報一去，第三天便得到回電：「天寶鐵路，決不停工！」於是天寶鐵路，終於成功。是為鐵路引入甘肅之始。領袖賢明，幹部忠盡，可謂千秋佳話！

甘肅南部的西和、禮縣、文縣、武都、成縣、康縣、一帶山嶺重疊，氣候溫和。適宜於種植粟。土豪馬尚智，周富銀等，號稱四大天王。一向倡導種植粟，鴉片收割以後，運往四川廣元，以重價收購槍枝回來，如此惡性循環，他們槍枝愈多，鴉片種植的範圍愈廣。渡假而禁煙法令，視同具文。渡假而縣府命令，不能出縣城一步。馬尚智居仇池天險，四周農戶，皆為其爪牙，所有年輕婦女，皆供其淫樂。他常常以此自豪，說：「等我睡過了一萬個女人，我就不再玩了！」從前政府也曾想用大軍去剿，因為抗戰，調不出軍隊作罷。谷先生曾經廢寢忘食，來想這些問題，最後決定用政治方法來解決。他派了一位青年縣長到西和縣去。密授機宜。這位縣長和馬尚智來往甚密，發見馬的一個衛士，老婆正被馬



影合子女男及人夫與生先倫正谷

先生。胡君以剿回匪及寶天鐵路征工二事著名。受讓軍人，向曾于役秦安蘭西天水一帶，山川關隘，瞭如指掌，我們常常並馬出行，受讓獨能鞭指村落，道其地名與土著之情偽。回亂起，谷先生商于戰區長官，以受讓為天水專員，並指揮陸軍一師。受讓每晚依所得情報，即能判斷匪明日的動向。所以他不必要尾追，而是抄捷徑截擊。那時匪每人都有驢馬，動作迅速，有如捻匪。如步兵尾追，往往徒勞無功。受讓剿匪，喜歡打埋伏戰，而且常常可以打到他們，使匪受到奇襲，得到人民的贊許。後來征用民工，修築天寶鐵路，他向凌君竹銘建議：「甘肅人民，在軍閥時期，工作都沒有工資，工地也得不到生活的照顧。所以征工往往逃避，這次希望鐵路工程處，先發部分工資，為民工準備密洞稻草、炊具、皮背心。使他們來了，得到生活的照顧。回去的時候，把工資發清。冬季農閑，人民有外快可拿，以後一定會踴躍從公。凌君接納他的建議。我到工地去，看到二三萬民工高興歡喜的情形，回去報告谷先生。先生說，「論語云君子信而后勞其民，未信則以為厲己也。受讓可謂善讀論語矣。」後來電呈委員長，力保受讓振邦才堪方面。振邦出任河北省民政廳長，受讓奉命守湖北安陸，力戰殉職，皆能不負先生

所霸佔。於是就利用這個衛士，刺死馬尙智，仇池不攻自破，民情大悅。谷先生又把文武咸康西固，劃成一個新的專員區，調派平涼縣長孫君振邦去。先調兩個保安團，扼守要隘。然後下令周富銀等繳出槍枝，記得三十三年秋天，武都專署，共繳獲長短槍枝一千八百餘枝，機關槍十八挺，迫擊砲二門。一時隴南署禁絕，四境安寧。我在那年冬天出巡隴南，冒雪過小關山時，山上

父老指點着說，「廳長，這一帶去年還種鴉片，而且路上土匪出沒，今兒個總算太平了！」回憶谷先生的話，「隴南土豪橫行，吾輩之恥也！」真是且愧且奮。爾後三十八年，我以川陝甘邊區綏靖公署隴南分署主任名義，出守武都，與此邦人士，共同戮力，抵抗共匪，尚得力於谷公的遺愛。

天水專員胡君受讓，與孫君振邦同受知于谷

所望。

先生既愛才若命，省府僚佐，亦頗極一時之選。張君心一，以農業專才，堅苦卓絕，騎自行車，遍歷農村。沈君君怡，以水利專家，為農民興築滄惠渠，消惠渠，文靜儒雅，淵博絕倫，孫君宗源，廉介自持，勤苦耐勞，接近地方父老，為地方人民所愛戴。鄭君西谷，老教育家，一心發展地方教育。使專科學生增加三十倍，中學生增加五倍，小學生增加一倍。弦誦之聲，漸遍閭里。而尤膾炙人口，蜚聲國際者，厥為荒山造林試驗的成功，控制物價的收效，和軍糧劃撥辦法的發明。

民國三十二年八月，委員長飛抵蘭州。有一天，突然到了省政府。進入大門以後，就用手杖向裏面一指，「到望河樓去」，原來省政府後面是左宗棠留下來的節園。節園靠着城牆，城牆外面就是黃河，所以在城上建了一所樓，就叫望河樓。從樓上可以遠看黃河北岸的羣山，蜿蜒數十里，不但沒有樹木，而且寸草不生！這種山佈滿了甘肅境內，一向認為不毛之地，無可奈何。這一天，委員長到了望河樓上，就指着東北面一座山，問谷主席說。

「那是什麼山？」

「那座山沒有山名，只知道山底下那個村子叫鹽場堡。」谷主席恭敬地回答。

「可以命名中正山，馬上把樹木種起來！要化多少錢？造一預算來好了。」

委員長吩咐完了，也就起身走了。谷先生就集合省政府委員，討論中正山種樹的問題。大家都因為山上無水源，也沒有發見地下水，感到問題的棘手。後來農業改進所有一位姓呂的技師，（之江大學森林系畢業，在寧夏甘肅工作八年，有旱地種樹的經驗。）他建議山上可用平行溝辦法，抑留冬季的雪在溝裏，即可以本山之水，養本山之木。平行溝的辦法是這樣的：立冬以前

兩個月，在山上挖一道一道的溝，把挖出來的土，堆在溝的旁邊。就在溝邊挖二三尺深的土坑。把耐旱的樹苗，如紅柳、榆樹、槐樹等苗，栽到坑裏去，栽好了以後，剪去樹尖，大約離地二吋高。把溝到部分，用濕土包起來。一到立冬（陽曆十一月月上旬）以後，大雪紛飛，越堆越厚。到來年四月，大雪逐漸溶化，雪水為平行溝沿積土擋住，逐漸滲透到山下小村去，看看樹苗，全沒有長芽，依然蓋着薄薄的一層雪，鹽場堡的老百姓說。

「夫（本地人說這音夫）個山麼，自從盤古開天地就沒有樹，誰能種活樹呢？」

張心一到底是個學農的，身邊帶得有小圓鋤，從樹苗根往下挖，結果發現樹根已經長了四五呎了。大家一陣歡呼！我暗暗地想，「一切事業，都要先紮根子再長芽的呀！」

一到陰曆六月，中正山上，所有紅柳、榆樹、槐樹，都抽出四尺來長的樹枝了。不但如此，滿山都長草，滿山都開着花。不但如此，還發見有蛇和兔子呢！鹽場堡的老百姓又說。

「怪不得種活了樹，夫個山是委員長封的呀！」

不管怎樣，甘肅全省綠化是有望了，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到蘭州來，因為他是一個農學專家，他也去中正山一轉，回來說，「美國西部這種荒山還很多，很可以推廣平行溝的法子。」

民國二十九年冬天，甘肅的物價也劇烈地波動了。谷先生採用英國戰時以掌握日用物資，安定物價的政策。他覺得硬性管制物價是辦不通的。甘肅交通不便，人民購買力不高，糧煤可以自給自足，影響農村最大的是茶與布，這兩宗貨物，都從陝西進口。如果政府能掌握大量的茶布，則市面就不致有惡性波動之虞了。於是成立甘肅省貿易公司，資本二千萬元，官商各籌一半，中

央四行和省銀行負責支援通資金，從三十年年初起，借調農民銀行南行經理顧爾福為貿易公司總經理，負責進貨，市面茶布價格，均按貿易公司牌價出售，物價上升的最慢。一般的印象：抗戰初期，蘭州因交通關係，物價較高，到抗戰勝利的時候，物價在全國各地算最低。

抗戰時期，大軍駐在蘭東和陝西。甘肅六十八縣征得的小麥，大部向東運糧。像河西走廊，洮西和蘭南各縣，一石糧運到蘭東或天水，往往需要三石糧價的運費，這種運費，也是由地方攤派的。這是給民衆一種極大的負擔。從前左宗棠在陝甘新調用兵，深覺此中甘苦，所以他說，「籌餉難於籌兵，籌運又難於籌餉。」試思一石糧食，要用毛驢運送，數千里窮山惡水，幾個月來往路程，幾萬人的山川跋涉。這種艱難辛苦，絕非近代交通發達的國家所能想像的。谷先生天天晚上籌思的，多半爲了此事。他說，「抗戰需要軍隊，軍隊需要軍糧，誰知道運糧可以使人傾家蕩產？誰知道運糧可以使人宛轉溝壑呢？於是想到了「憑票兌糧」的方法。例如武威有一萬石軍糧要運到平涼，省糧管處就可以在蘭東各縣糧倉調撥，武威縣人民只要出兩地糧價的差額和近距離的運費。如此一來，可省却大約三分之二的錢，和千餘人的勞力。這是得到甘肅民衆愛戴最大原因之一。

紀常先生的成就就不平凡，而他的教條屬，只是平凡地四句話：

「不說謊，不作假，守本分，盡職務。」

逝世前，聲聲口口說對不起父母，對不起國家。遺囑墓碑只要寫中國國民黨黨員谷正倫之墓十二字，常聽說：「平凡所以偉大。」希望這句格言，因谷紀常先生而得到證明。

（註一）左公柳，左宗棠時代栽的驛道風景樹，由西安直達玉門，約長三千里，現皆合抱。

（註二）彈箏峽，在蘭東。